

连城(新泉)方言的体

北京大学 项梦冰

0 引言

连城县地处福建西部, 境内主要通行客家话, 划归客家话汀州片(张振兴 1985)。新泉为连城南部的一个乡, 与上杭县毗连。新泉话为作者的母语。新泉话跟城关话相去甚远, 两地的人无法用各自的方言通话。本文依据新泉话的语言事实讨论连城方言的“体”。新泉话的声韵调请参看项梦冰 1990。下面是本文语法例句里出现的部分连城方言常用词汇:

迎 [ɲia⁵⁵] 你的

正 [tɕa³] 才

扳 [pa³³] 拔

<看> [ɲia³]

<摘> [nai³⁵]

<那> [kuə¹¹]

<想> [meŋ⁵¹]

<只> [tsai³]

<的> [ə³⁵]

得 [te³⁵] 在

<煮> [pha¹¹]

<哭> [vau⁵¹]

- <妈> [mai³³]
 <站> [khie³³]
 <绑> [tshu³⁵]
 <低> [lai⁵⁵] 动词
 <些> [si³⁵]
 <咱> [a⁵⁵]
 <刺儿> [lai³⁵]
 <猜> [mu³⁵]
 <慢> [naŋ³]
 <转> [tɕhie¹¹]
 <伸> [tɕhɯeŋ³³]
 <扛> [khiuə⁵⁵]
 <其> [tɕiə⁵⁵] 他的
 <听> [tɕha³³]
 <快> [liuə³⁵]
 <给> [ku³⁵] 介词
 <须> [thai⁵⁵]
 <留> [tshu³⁵]
 行 [ha⁵⁵] 条 (量词)
 <闭> (~ 眼) [kha³⁵]

没有同音字、音近字和训读字可写的音节(多为虚词,尤其是语气词)直接记音。

1 完成(实现)

完成(实现)指相当于北京话体标记“了¹”所表达的体意义。连城方言没有表示完成的专职的体标记,但跟表完成有关的词有两个,即“了”[luə⁵¹]和“撇”[phie³⁵]。

1.1 “了”在连城方言里可以用作动词和体标记。作为动词,

是完、了、完了的意思，它不能单说，可以做谓语，最常见的是做补语，例如：

(1) 迎事了曾³⁵? (你的事完了吗)

(2) 电影还唔了。(电影还没完)

(3) 割了再食。(割完再吃)

(4) 作业做了呢。(作业做完了)

(5) 一食了饭就去。(一吃完饭就去)

述补结构“V 了”的否定式是“懒/唔要/唔敢/唔<须>/唔曾V了”(不/不要/别/无须/没有V完)；“V了”可以插入“唔”或“得”变成可能式，如“做了”可以变成“做唔了”(做不完)、“做得了”(做得完)；由可能式形成的反复问句形式是“V得了V唔了”或“V得了³⁵了”，如做得完做不完连城方言说“做得了做唔了”或“做得了³⁵了”。“V了”也可以插入中嵌性副词“一走”，例如一做完就去连城方言说成“做一走了就去”。

在下面的例子中，“了”的意义显然已经虚化：

(6) 灯关撇了正睡着。(关了灯之后才睡着)

(7) 大猪治撇了紧买转一头猪子来呢。(大猪宰了之后就买回一头小猪来了)

(8) 草扳净了再沃水。(草拔干净了之后再浇水)

(9) 下课了再去。(下了课之后再去)

(10) 热头落山了正有电。(太阳下了山之后才有电)

(6)-(10)例的“了”均表示事件的完成，它的使用具有以下特点：①“了”不紧跟动词，总被宾语或补语隔开，即“了”不是出现在动词后，而是出现在一个动词性的结构后(用VP代表结构)。因此，在连城方言里，动词后的“了”都是动词，像北京话的“我想吃了晚饭，看了电影再回去”(6)连城方言说成

“我想食了夜晡饭，看了电影再转去”，北京话“我吃了饭了，你吃了吗？”(71)连城方言说成“我食了饭呢，尔食曾³⁵曾？”，虽然就字面上看连城方言用的也是“了”字，但这里的“了”所相当的是动词“完”而不是体标记“了”。②“VP了”不能插入“唔、得、一走”。③“VP了”都是粘着的，只能充当连谓结构的前项，它必须有后续部分(也就是要说明“VP了”这个已完成事件所具有的影响)。连谓结构前项指明后项的时间和条件，翻成北京话是“怎么样了之后怎么样”的意思。④北京话的完成体标记“了₁”可以跟已然体标记“了₂”共现(如“吃了饭了”)，连城方言的“了”则不能跟已然体标记“呢”等共现(指不能连谓结构的前项出现已然体标记，例(14)中的已然体标记是属于后项的)。可见，连城方言的“了”跟北京话的体标记“了”并不完全相当。这个虚化的“了”也是一个体标记。它附着于一个动词性结构VP之后，表示完成。“VP了”没有相应的否定式。

动词“了”和完成体标记“了”可以在句子中共现，例如：

(11) 看了了再睡。(看完了之后再睡)

(12) 食了饭了紧去田底呢。(吃完饭了之后就去田里了)

完成体标记“了”跟另一个完成体标记“撇”也可在句子中共现。例如：

(13) 渠去撇北京了再唔曾转过屋。(他去了北京后再没回过家)

(14) 这本书我<看>撇三转了紧会背^{e3}。(这本书我看了三遍后就能背下来了)

完成体标记“了”还可以跟经历体标记“过”(例162-164)和未然体标记“来”(例267, 268)共现。

1.2 “撇”在连城方言里也可以用作动词和体标记。作为动

词，它不能单说，不能作谓语（自然也就不能带宾语），它只能用作动词的补语，可称为“非谓动词”或“唯补词”。例如：

(15) 梨<摘>撇呢。（梨摘掉了）

(16) 皮削撇渠。（把皮削掉）

(17) 贼牯走撇呢。（小偷逃走了）

(18) 渠一晡昼时正犁撇一开田。（他一上午才犁完了一丘田）

受事可出现在“V撇”前，是有定的；受事也可出现在“V撇”后，是无定的，但受事前必须有数量词，像“食撇饭”和“卖撇菜”一类的说法在连城方言里是不能成立的。当受事宾语为复指主语的代词时不受数量词修饰。“撇”做补语跟普通话的补语“掉”大体对应，它的词汇意义是去除（在及物动词后）或离开（在不及物动词后），去除和离开有使某物完了或不存在的意味，因此在连城方言里补语“撇”和“了”有时可以互换而意思大体不变，尤其是在可能式及由可能式形成的反复问句中。如“食得撇撇”就是“食得了³⁵了”的意思，相当于北京话的吃得完吃不完。

述补结构“V撇”的否定形式是“懒/唔要/唔敢/唔<须>/唔曾V撇”；疑问形式是“曾V撇 a³？”，“V撇唔曾？”，“曾唔曾V撇？”（可以合音为“曾³⁵曾V撇？”），“V撇曾³⁵曾？”（可以脱落为“V撇曾³⁵？”）。例如：

(19) 皮懒/唔要/唔敢/唔<须>/唔曾削撇。（皮不/不要/别/无须/没有削掉）

(20) 我唔曾食撇一罐酒。（我没有喝掉一瓶酒）

(21) 皮曾削撇 a³（皮削掉了吗）

(22) 皮削撇唔曾？（皮削掉了没有）

(23) 皮曾唔曾削撇？= 皮曾³⁵曾削撇？（皮有没有削掉）

(24) 皮削撇曾³⁵ 曾? = 皮削撇曾? (同 23)

“V 撇”可以插入“得”、“唔”变成可能式，如吃得掉、吃不掉连城方言说成“食得撇”、“食唔撇”；由可能式形成的反复问句是“V 得撇 V 唔撇”或“V 得撇撇”，如问吃得掉吃不掉是“食得撇食唔撇”或“食得撇撇”。“V 撇”也可以插入中嵌性副词“一走”，如那本书我一看完就还给他了连城方言说成“<那>本书我<看>一走撇紧拿还渠呢”。

上面介绍了动词“撇”做补语的情况。动词“撇”只能出现在动词性成分后头，但动词性成分后头的“撇”往往不能看作补语，例如：

(25) 我<想>撇一下，还系懒去。(12)

(26) 渠话撇半工人都还唔话清楚。(13)

(27) 我喊撇尔半工人尔都唔应，尔聋耳呢 a? ⁵ ! (14)

(28) 我寻撇三车都唔曾寻倒渠。(15)

(29) 我<只>睡撇一刻子紧醒呢。(16)

(30) 我侪等撇半个多钟头，门正开。(17)

(31) 渠头先踢撇我一脚，唔知做滴物。(18)

例 (25)-(26) 中的“撇”都只是一个表完成的虚词，动词和它之间不能插入“唔、得”而变为可能式，也不能插入中嵌性副词“一走”。体结构“V 撇”后除处所宾语外一般不能直接出现名词，但可以而且通常必须出现由时量或动量词充当的准宾语，受时量或动量词修饰的名词也可以做体结构“V 撇”的宾语。同一个动词后的“撇”可能是动词也可能是体标记，如“乞渠踢撇一块砖头”（被他踢掉了一块砖头）是动词，“乞渠踢撇一脚”（被他踢了一脚）是体标记。体结构“V 撇”的否定形式只有一种，即“唔曾 V 撇……”，疑问形式跟述补结构“V 撇”相同，例如：

- (32)我唔曾寻撇三车。(我没找过他三趟)
- (33)尔曾等撇半个多钟头 a³ ? (你等了半个多小时了吗)
- (34)尔等撇半个多钟头唔曾? (你等了半个多小时了没有)
- (35)尔曾唔曾等撇半个多钟头 = 尔曾³⁵ 曾等撇半个多钟头?
- (36)尔等撇半个多钟头曾³⁵ 曾 = 尔等撇半个多钟头曾³⁵ ?

表完成的体标记“撇”也可以出现在形容词的后头。例如：

- (37)人瘦撇恁多。(人瘦了很多)
- (38)一下<的>酒都酸撇。(全部的酒都酸了)
- (39)愁去头发毛都白撇。(愁得头发都白了)
- (40)篮底<的>苹果唔曾烂撇。(篮子里的苹果没烂)
- 形容词跟“撇”之间也不能插入“唔、得”而变为可能式，但往往可以插入中嵌性副词“一走”，如一烂就把它倒掉连城方言说成“烂一走撇就倾撇渠”。

完成体标记“撇”可以跟另一个完成体标记“了”在句子中共现，例见前文(13)，(14)。“撇”也可以跟已然体标记“呢”在句子中共现，例如：

- (41)做撇三张桌呢。(做了三张桌子了)
- (42)渠爷病撇三日呢。(他父亲病了三天了)
- (43)坏撇好几个月日呢。(坏了好几个月了)
- (44)东西拿撇分渠呢。(东西给了他了)
- (45)我当撇两年<的>班长呢。(我当了两年班长了)
- (46)渠去撇一个多月日呢，还唔曾转来。(73)
- (47)<那>时节我早紧去撇学堂底呢。(那会儿我早就去了学校了)
- (48)晨晡这时节渠早紧到撇北京呢。(76)

2 进行

连城方言用“得”[te³⁵]和“正是得”[tɕaŋ³ɕy³⁵]

te³⁵] 来表示进行, “得”是同音字。“得”和“正是得”都用在动词前。

2.1 “得”相当于普通话的“在”。跟“在”一样,“得”也有动词、介词和体标记三种用法, 例如:

(49) 我昼了得屋底。(我下午在家)

(50) 我得屋底洗衫。(我在家里洗衣服)

(51) 我得食饭, 渠得洗手。(32)

(52) 细人得学骑单车。(小孩在学骑自行车)

(53) 外底得落雨, 要带伞。(35)

(54) 一下<的>人都得担砖头。(所有的人都挑砖头)

进行体的否定式是在“得”前加否定词“唔曾”(不曾, 没)或“唔系”(不是)。例如:

(55) 我头先唔曾得睡。(我刚才没在睡)

(56) 渠得洗手骨 hia³⁵? 唔系 e³⁵, 渠唔系得洗手骨 e³⁵。
(他在洗手吗? 不是, 他不是洗手)

(57) 我唔系得食饭 e³⁵, 我得扫地下 a³³。(37)

用“唔曾”和“唔系”含义略有不同。用“唔曾”只是简单地否定不存在所说的进行体行为; 用“唔系”则表示存在着某种进行体行为, 但不是对方所说的或所问的那种进行体行为。因此, 用“唔系”的句子往往还有表示确认的后续部分。

“得”可以跟持续体标记“紧”共现, “得”在前“紧”在后。“得”也可以跟另一个持续体标记“稳定”共现, “稳定”位于动词后; 或者“紧”和“稳定”都出现。“得”与持续体标记共现都表示正在进行某种持续性行为。例如:

(58) 渠得(紧)<哭>(稳定), 是物都唔食。(33)

(59) 渠一个人得(紧)食(稳定)酒。(他一个人喝着酒呢)

(60) 我得(紧)走(稳定) ie¹¹, 系³⁵唔觉得冷 a³。(34)

含体标记“得”的句子末尾可以出现相当于普通话“了²”的已然体标记“呢”或 e³。表示开始出现某种进行体行为了。

例如：

(61) 渠得梳头呢。(她在梳头了)

(62) 我得食饭呢。(我在吃饭了)

连城方言也有“在”[tshiu³³]一词，但不用作体标记。有趣的是，“得”跟“在”的分布大致互补。例如：

(63) a 爷<妈>都还在。(父母都还健在)

b *爷<妈>都还得。

(64) a ?渠在屋底。(他在家)

b 渠得屋底。

(65) a 渠(也)在屋底(e³⁵)。(他也在家)

b 渠(也)得屋底(e³⁵)。

(66) a *渠在屋底守屋。(他在家看房子)

b 渠得屋底守屋。

(67) a 渠唔在屋底。(他不在家)

b *渠唔得屋底。

(68) a *渠唔在屋底。(指意愿)

b 渠懒/唔得屋底。(指他不愿在家)

(69) a *渠在那角。

b 渠得那角?(他在哪里)

(70) a ?那人在屋底。(谁在家, 问存在)

b 那人得屋底。(同 a, 问存在)

(71) a *那人在屋底。(问意愿)

b 那人得屋底。(谁在家, 问意愿)

(72) a ?渠在屋底 hia³⁵? (他在家是吗)

——系。(是的)

b 渠得屋底 hia³⁵ ?

——系。

(73) a 渠在唔在屋底。(他在不在家,可合音为:渠在³⁵在屋底)

——在/唔在。(在/不在)

b *渠得唔得屋底。

*——得/唔得。

打问号的句子表示罕用或可疑。“在”和“得”的这种不严格的互补局面说明两个词的竞争曾经相当激烈,其中“得”当是后起的。由于竞争最后进入了势均力敌的状态,所以两者的用法就产生了分化。“在”多用于表存在,“得”多用于表意愿和作介词、体标记。

2.2 “正是得”相当于北京话的“正在”。例如:

(74) 我去<的>时节,渠一家人正是得食饭。(我去的时候,他一家人正在吃饭)

(75) 正是得争<的>时节,渠来倒一个行路<的>人。(正在争执的时候,来了一个过路人)

“正是得”跟“得”有很大的不同。“正是得”只能用作体标记,出现在动词性成分之前,没有其他用法。“正是得”没有否定式,不能跟已体标记“呢”等共现,但可以跟持续体标记“紧”和或“稳定”连用。例如:

(76) 一色都正是得(紧)割(稳定),渠老子大伯一个人放下来𦉳。(大家都正在不停地割着,他一个人倒歇着玩)

3 持续

北京话的持续体标记是“着”(zhe)。连城方言可以用形态手段——重叠来表示持续,也可以用词汇手段——虚词来表示

持续。连城方言相当于北京话“着”的词是“倒”[tau⁵¹]，“稳定”[vaŋ⁵¹ thang¹¹]和“紧”[kieŋ⁵¹]。

3.1 “倒”在连城方言里主要用作动词，表示：①横躺下来。如：倒得地下底（倒在地上）。②使（树）横躺下来，即砍树。如：去倒树（去伐木）。③[事业]失败；垮台。如：倒台|倒帐（关张）|倒灶（关张，倒闭，衰败：落末倒灶）。④反转或倾斜容器使里面的东西出来；倾倒。如：水倒撇渠（把水倒了）。但是当“倒”处在动词后时，虽然在一些例子中仍表示横躺下来（砍倒一头树：砍倒一棵树），不过在大多数例子中“倒”的意义已经有所虚化或相当虚化，相当于北京话动词后的“着”（zhuə）、“上”、“见”，下文记作“倒1”；或相当于北京话的“着”（zhe），下文记作“倒2”。例如：

(77) 寻倒呢。（找着了）| 寻唔倒。（找不着）

(78) 看倒一个人。（看见一个人）| 看唔倒。（看不见）

(79) 捡倒一梗钢笔。（捡到一枝钢笔或拾到一枝钢笔）

(80) 买得倒这种药。（买得着这种药）

(81) 狭得赶都赶渠唔倒。（怎么追也追他不上）

(82) 头脑壳上戴倒一顶帽子呢。（头上戴着一顶帽子了）

(83) 门口围倒恁多人呢。（门口围着很多人了）

(84) 壁上挂倒一张画。（55）

“倒1”都能变成可能补语，“倒2”都不能变成可能补语，这说明“倒2”的虚化程度比“倒1”要高。尽管“倒2”的虚化程度较高，而且用法跟北京话的“着”相当，但两者的性质并不相同。“着”是个表持续的体标记，而“倒2”则是表存在的结果性补语，状态持续只是他的隐含意义。可以从五个方面说明这一点。

一、在肯定句里，“倒2”后可以出现“有”字（非强制性

- 共现), 如例 85-89
- (85) 车腹底坐倒(有)两个外国人。(54)
- (86) 壁上挂倒(有)一张画。(55)
- (87) 桌上摆倒(有)两盆花。(桌子上摆着两盆花)
- (88) 门口<站>倒(有)三个人。(57)
- (89) 石头上刻倒(有)字。(56)

二、在否定句和疑问句中, “倒2”后必须出现“有”字(强制性共现), 如例 90-92。

- (90) 壁上唔曾挂倒有画。(墙上没挂着画)
- (91) 壁上挂倒有画 hia³⁵? (墙上没挂着画)
- (92) 壁上曾³⁵曾挂倒有画? (墙上有没没挂着画)

三、“倒2”后必须出现无定宾语, 这类句子就是通常所说的存现句, 其中的宾语是存现宾语。存现句可以分为表存在(黑板上写着字)和表出现消失(前面来了一个人|他家跑了一只猫)两类。“倒2”只能用于表存在的存现句(上举例 82-92)和部分表出现的存现句(例 75, 93, 94), 而不能用于表消失的存现句。

- (93) 店底进倒一批便宜货
- (94) 屋背头发倒一头梨树

四、当“倒2”后的宾语(无论是施事还是受事)转换为主语或动词前“有”的无定宾语时, “倒2”要换成表示持续的体标记“稳定”。这说明“倒2”只用于表示存在的句子中。例如:

- (95) (有)两个外国人在车腹底坐稳定。(有两个外国人在车里坐着)
- (96) (有)一张画得壁上挂稳定。(有一幅画在墙上挂着)

五、第三点中说到“倒2”可以用于部分表存在的存在句, 这是指“倒2”不能用于动作性比较强的存在句, 如“天上飞着

一只鸟”连城方言不说“天上飞倒一只鸟子”，而只能说“天上有一只鸟子得飞”。这说明“倒2”主要是说明一种存在状态，虽然也隐含着持续的意义，但也只是静止状态的持续，所以碰到动作性较强的存在句时，就不能用“倒2”了。

总之，“倒2”只是个虚化程度较高的动词补语，表示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体标记。

3.2 “稳定”在连城方言里是个唯补词，只能出现在动词后头，相当于北京话出现在动词后头的“住”或“着”(zhe)，前一种用法是实词，后一种用法则是体标记。例如：

(97) 扶稳定来。([把它]扶住喽)

(98) <绑>稳定呢。([把它]绑住喽)

(99) 门开稳定，内底无人。(44)

(100) 你捏稳定。(45)

(101) 坐稳定，唔要<站>起来。(46)

(102) 小明头脑壳<低>稳定懒声。(48)

(103) 渠侬举稳定伞得街路上行。(49)

(104) 渠侬手拖稳定手，一边行一边唱。(53)

(105) 渠一个人争稳定三个位置。(他一个人占着三个位子)

“稳定”用作实词时，后头必须出现已然体标记“呢”或未然体标记“来”，或者是后头有数量词“一<些>”，动词和“稳定”之间还能插入中嵌性副词“一走”；而“稳定”用作持续体标记时，后头不能出现未然体标记“来”，动词和它之间也不能插入“一走”。体标记“稳定”和已然体标记“呢”可以在句中共现，见下文例 224-226。

体结构“V 稳定”的否定形式是“唔要/唔敢/唔<须>/唔曾 V 稳定”(不要/别/无须/没有/V 着)，如例 99 的否定式是“门唔要/唔敢/唔<须>/唔曾开稳定”(门不要/别/无须/没有

开着)。

体标记“稳定”可以跟进行体标记“得”、“正是得”共现，如前举例 58-60, 76。这里再举几例。

(106) 渠得屋檐下<站>稳定。(40)

(107) 渠得地下底坐稳定，唔肯<站>起来。(42)

(108) 藤椅渠得坐稳定。(藤椅他在坐着)

动词性成分用“稳定”时，后头不能出现存现宾语，带存现宾语时要用“倒”。(参看上文 3.1)但这并不是说“稳定”不能用于“挂、坐”等能带存现宾语的动词后面。用“稳定”时名词性成分必须以主语或无定宾语的身分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如前举例 95, 96。

3.3 “紧”在连城方言里有形容词用法，如“缚到恁紧”是绑得很紧的意思。“紧”还常用作副词(相当于北京话的“就”，见下文 9)、假设连词(如果、要是)和持续体标记。用作持续体标记时位于动词的前边。例如：

(109) 打净饭紧扒。(〔不就着菜〕光往嘴里不停地扒拉着饭)

(110) 得烧水藪底紧浸。(在热水里泡着)

(111) 留渠紧<看>，<咱>一边食。(让他看着，咱们先吃)

(112) 得大树头下放下来紧歇。(在大树下放下〔担子〕歇着)

(113) 风紧吹，雪紧落，出门都唔得。(风不停地吹着，雪不停地地下着，出不了门)

(114) 日日爬起都紧食这得<的>鲜粥 ie¹¹，狭得唔骨 a³。(每天都喝着这样的稀粥，能不瘦吗)

(115) 渠一日到夜紧打扑克，人都会拿去渠气死。(他一天到晚打着牌儿，人都要被气死了)

“紧 V”跟“V 稳定”不同，前者更强调动作长时间地持续着，有不停地、不断地、拼命地进行着某种持续动作的意

味。因此两者在大多数例子中是不能互换的，即使在少数例子中可以互换（如例 110 也可以说成“得烧水藪底浸稳定”），用“稳定”只是平叙一个持续的行为，用“紧”则强调长时间不间断地在水里泡着。

为了强调动作的反复和持续，“紧 V”可以重叠为“紧 V 紧 V”。例如：

(116)渠一个人得<那>角紧抄紧抄。（他一个人在那儿不停地抄啊抄啊）

(117)脚骨上<的><刺儿>紧挑紧挑都挑唔出来。（脚上的刺儿拨啊拨啊怎么也拨不出来）

含持续体标记“紧”的惯用式是“紧 V 都唔 C”，表示动作无论如何持续进行，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

(118)紧教都教唔会。（怎么教也教不会）

(119)紧行都行唔到。（怎么走也走不到）

(120)紧洗都洗唔了。（怎么洗也洗不完）

(121)紧灌都灌唔醉。（怎么灌也灌不醉）

(122)紧<猜>都<猜>唔中。（怎么猜也猜不中）

“紧 V”的否定式是“懒/唔要/唔敢/唔<须>/唔曾紧 V”（不/不要/别/无须/没有老 V 着），例如：

(123)懒/唔要/唔敢/唔<须>/唔曾紧浸。（不/不要/别/无须/没老泡着）

(124)懒/唔要/唔敢/唔<须>/唔曾紧食药。（不/不要/别/无须/没老吃着药）

持续体标记“紧”可以跟进行体标记“得”用，动词后也可以再出现持续体标记“稳定”。如前举例 58-60, 76, 106-108, 再如：

- (125) 渠(得)紧跳(稳定)。(他[在]不停地跳着)
- (126) 雪(得)紧落(稳定)。(雪[在]不停地跑着)
- (127) 时针(得)<慢><慢>子紧<转>(稳定)。(时针不停地[在]慢慢走着)
- (128) 隔壁<的>细人一晡昼了都得紧<哭>(稳定)。(隔壁的小孩整个下午都在哭着)

这种句子的末尾还可以再出现已然体标记“呢”，例如：

- (129) <那>行虫又得紧缘稳定呢。(那条虫子又在不停地爬着了)

3.4 连城方言还可以通过动词的重叠来表示持续。有两种情况。

一、少数单音动词可以用嵌音重叠“V ə³⁵ V”表示持续。

例如：

- (130) 舌头子<伸> ə³⁵ <伸>。(小舌头一伸一伸的)
- (131) 两只脚得水藪底踢 ə³⁵ 踢。(两只脚在水里踢着)
- (132) 有一个人<扛>倒一张脚头得田成上游 ə³⁵ 游。(有一个人扛着一张锄头在田埂上转悠着)
- (133) 有一个蚁公得镬头壁上缘 ə³⁵ 缘。(有一个蚂蚁在锅壁上爬着)

“踢”类动词跟“游”类动词不同。“踢”类动词是瞬间完成的，因此“踢”类动词所谓的持续是指由一连串不间断的相同动作所造成的持续，它可以分解为一个个瞬间完成的完整动作；而“游”类动词的持续则是指一种动作状态在时间上的持续，它不能进行分解。正因为“踢”类动词是可分解的，所以“踢”类动词的嵌音重叠式可以变换成同义的四字格“下V下V”；“下V下V”还可以嵌入 ə³⁵ 成为“下V ə³⁵ 下V”。例如：

- (134) 两只脚得水藪底下踢下踢。(两只脚在水里一踢一踢的)
- (135) 两只脚得水藪底下踢 ə³⁵ 下踢。(同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话“踢”类动词加“着”(zhe)的用法和含义跟连城方言均有差异。连城方言的嵌音重叠式后不能出现名词性成分(即不能带宾语)，名词性成分必须以主语的身分出现在嵌音重叠式的前头。北京话没有这个限制，既可以说“舌头伸着”，也可以说“伸着舌头”。“舌头伸着”表示一种已然状态的持续；“伸着舌头”则有歧义：一是指伸舌头的动作正在进行，一是指已然状态的持续。但“脚在水里踢着”和“在水里踢着脚”在北京话里则都表示由一连串相同动作所造成的持续。可见，连城方言“踢”类动词的嵌音重叠式的语法意义是单纯的，即都表示持续；而北京话的“踢”类动词则还要分为“伸”小类和“踢”小类。

二、一些单音动词可以通过三叠或四叠表示动作的持续。这种重叠式都是粘着的，只能作为连谓结构的前项，后项表示某种转变。例如：

(136)我侬一边行一边讲，讲讲讲(讲)紧到呢。(87)

(137)渠唱唱唱(唱)忽然间紧喉咙都哑撤。(88)

(138)渠<看><看><看>(<看>)目珠子<慢><慢>子<闭>杀紧睡着呢。(89)

(139)细风吹吹吹(吹)<慢><慢>子紧变成雨毛子呢。(微风吹着吹着慢慢地变成了细雨)

无论是嵌音重叠式还是三叠式、四叠式，都不能带宾语，也没有相应的否定式。嵌音重叠式后可以出现已然体标记“呢”，见下文例 227。

4 经历

连城方言的经历体标记跟北京话相同，也是“过”[kəʔ³]。不过，连城方言的“过”没有表完成的用法，如吃过饭再去翻成连城方言是“食了饭再去”而不是“食过饭再去”。

另外，连城方言的“过”还可以兼用作重行貌标记（见下文 8.3），北京话的“过”没有这种用法。

经历标记“过”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事件的经历，即某个事件一度存在，但在参考时刻以前，事件已经终止。例如：

(140) 我寻过渠好多回。(59)

(141) 渠超先做过生意。(60)

(142) 我早紧<看>过这本书。(61)

(143) 我食过这种菜，无几好食。(62)

(144) 渠得这角住过三年。（他在这里住过三年）

(145) 渠得过侪钱。（他得过人家的钱）

(146) 我去过一个个月。

(147) 头个月日寒过一阵。（上个月冷过一阵）

(148) 渠就<只>精过这得一回。（他就只精明过这么一回）

经历体的否定形式是“唔曾……过”。例如：

(149) 渠到过恁多地方，唔曾到过北京就系。(58)

(150) 我学过英语，唔曾学过法语。

“V 过”后的宾语也可以移到前面，如果是准宾语则全句必须转为否定句。例如：

(151) 我鞠过金鱼一→金鱼我鞠过（我养过金鱼）

(152) 我见过<其>爷一→<其>爷我见过（我见过他的父亲）

(153) 我老伯唔曾开过包车子一→包车子我老伯唔曾开过（我哥哥没开过小轿车）

(154) 我见过一回一→我一回都唔曾见过

(155) 渠去过一车（他去过一趟）一→一车渠都唔曾去过

经历体的疑问形式可以有以下几种：①“(NP) 曾 VP 过 (NP) a³ ?”；②“(NP) VP 过 (NP) 唔曾?”；③“(NP) 曾唔曾 VP 过 (NP) ?”，可以合音为“(NP) 曾³⁵ 曾 VP 过 (N

P) ?” ; ④ “(NP) VP 过 (NP) 曾³⁵ 曾?” 可以脱落为 “(NP) VP 过 (NP) 曾³⁵ ?”。例如:

(156) 尔曾鞠过金鱼 a³ ? (你养过金鱼是吗)

(157) 尔鞠过金鱼唔曾? (你养过金鱼没有, 158, 159 同)

(158) 尔曾唔曾鞠过金鱼? = 尔曾³⁵ 曾鞠过金鱼?

(159) 尔鞠过金鱼曾³⁵ 曾? = 尔鞠过金鱼曾³⁵ ?

“过”后无论是否有名词性成分, 句子都可以用语气词来结句。例如:

(160) 我侪网过鱼 e³⁵。(我们捕过鱼的)

(161) 象棋渠动过 e³⁵。(象棋他下过的)

经历体标记“过”可以跟完成体标记“了”连用, 例如:

(162) 渠当过兵了正去考大学。(他当过兵后才去考的大学)

(163) <看>过彩电了再<看>黑白电视一<些>味道都无。(看过彩电后再看黑白电视一点意思都没有)

(164) 味道狭得尔尝过了就知得。(滋味儿怎么样你尝过后就知道了)

5 起始

跟北京话一样, 连城方言也用“起来” [khi⁵¹ liu⁵⁵] 接在动词和形容词后表示事态的起始。“起来”本来是个趋向动词, 它可以做动词的补语表示趋向, 如“捡起来 | 飞起来”; 但在有些动词的后面它不表示趋向, 而表示事态的起始。从词义的演变上说, 这是从空间向时间的引伸。例如:

(165) 细人刚刚正<哭>起来。(小孩才刚刚哭起来)

(166) 到十点钟正做起来。(到十点钟才做起来)

(167) 渠侪打起来呢, 你去劝一下。(65)

(168) 咱侪一色先食起来紧好。(咱们大伙儿先吃起来得了)

(169) 有兜人都开始担起来呢。(有些人已经开始挑起来了)

如果动词带有宾语，就得说成“V起X来”，而不是“VX起来”，例如：

(170) 渠兴到唱起曲来(他高兴得唱起歌来)

(171) 客人还唔到渠紧食起酒来。(66)

(172) 你狭得做起生意来呢 a⁵⁵ ? (67)

表示事态起始的“起来”不再要求前边的词必须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例如：

(173) 天意寒起来呢，要加着一件衫。(64)

(174) 渠食到面颊都红起来呢。(他喝得脸都红了)

表示起始的“起来”可以跟已然体标记“呢”等连用，如例 167, 169, 172-174。但它不能跟持续体标记“紧”共现。

“V 起来”的否定形式是“(还)唔曾 V 起来”，句首有主语时多出现副词“都”。例如：

(175) 还唔曾大起来。(还没有大起来)

(176) 一色都还唔曾做起来。(大家都还没有做起来)

表示起始也可以用“开始 + V”的办法，如例 173 也可以说成“天意开始寒呢，要加着一件衫”；或者把“开始 + V”和“V + 起来”糅合成“开始 V 起来”，如例 169。

6 继续

连城方言用“落去”[lau²⁵ɕuə³]接在动词和形容词后表示事态的继续，跟北京话的“下去”相当。跟“起来”一样，“落去”也是个趋向动词，它可以做动词的补语表示趋向，如“跳落去(跳下去)|跌落去(掉下去)”。但在有些动词的后面它不表示趋向，而表示事态的继续，词义的引伸情况跟“起来”完全平行。例如：

(177) 留渠讲落去，唔要插喙。(68)

(178) 尔紧系这得做落去时，我晨晡就走。(69)

- (179) 要<看><的>人<看>落去, 我侪先行呢。(70)
- (180) 我<听>落去 e³。(我听下去了)
- (181) 尔紧念落去, 我会一边做一边<听>。(你尽管念下去, 我可以一边做一边听) 表示事态继续的“落去”不再要求前边的词必须是动词, 也可以是形容词, 例如:

- (182) 天意敢还要寒落去都敢。(天儿可能还要冷下去吧)
- (183) 看渠一日日紧瘦落去时, 一家人都心肝疾死。(看着他一天天不断地瘦下去, 全家人都心疼死了)

表示事态继续的“落去”可以跟已然体标记“呢”等共现, 如例 180; 也可以跟持续体标记“紧”共现, 如例 181。

“V 落去”的否定形式是“懒/唔要/唔敢/唔<须>/唔曾 V 落去”(不/不要/别/无须/没有 V 下去), 例如:

- (184) 尔也懒/唔要/唔敢/唔<须>/唔曾<看>落去。(你也不/不要/别/无须/没有看下去)
- (185) 渠唔曾讲落去。(他没有讲下去)

7 已然

已然体指相当于北京话的体标记“了₂”所表达的语法意义。连城方言相当于北京话“了₂”的体标记有两个, 即“呢”[ə³]和“□”[e³](“□”[e³]本文一律直接记音, 写作 e³)。不过, “了₂”有非体标记的用法, 例如:

- (186) 这个办法最好了。
- (187) 那双鞋子太小了。

其中的“了”只是肯定已经出现的情况, 不表示有过什么变化。连城方言的“呢”和 e³ 没有这种与体无关的用法。

7.1 “呢”表示出现新情况。例如:

- (188) 落雨呢, <快>去衫收转来。(下雨了, 快去把衣服收回来)

- (189) 菜食了呢。(菜吃完了)
- (190) 鸟子飞走呢。(小鸟飞走了)
- (191) 我子考上大学呢。(72)
- (192) 昨晡买<的>东西尔放得那角呢 e³³ ? ——得桌上。(74)
- (193) 球滚得窿底去呢。(77)

- (194) 钱都拿出来呢, 就<只>这多子。(78)
- (195) 尔认出渠系那³⁵人唔曾? ——认出来呢。(81)
- (196) 渠一来, 一色紧懒话事呢。(他一来, 大家就不说话了)
- (197) 桃子红呢。(桃儿熟了)
- (198) 渠又想去呢。(他又想去了)
- (199) 我两个人有六年唔曾见面呢。(我们两个六年没见面了)
- (200) 我子五岁呢。(我儿子五岁了)
- (201) 我学撇三年呢。(我学了三年了)

就句子所表达的事态来说, 可以是已然的(如上举例), 也可以是将然的, 例如:

- (202) 好爬起呢。(该起床了)
- (203) 尔可以歇呢。(你可以休息了)
- (204) 我起身呢。(我动身了)
- (205) 快到呢。
- (206) 电影戏就要了呢。(电影就快完了)
- (207) 会就要开始呢。
- (208) 头发毛都快全部白撇呢。(头发都快全白了)

“呢”一般位于句末。北京话的“了²”可以位于某些表示引伸意义的复合趋向补语前, 例如:

- (209) 群众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下来 = 群众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
- (210) 他一边走一边跟乡亲们亲切地谈了起来 = 他一边走一边

跟乡亲们亲切地谈了起来。

连城方言的“呃”不能这么用。不过跟北京话一样，“呃”也能位于语气词前，例如：

(211) 我去呃 e³⁵。(我去了的)

(212) 鱼时乞猫公食撒呃 ou⁵⁵。(鱼呀可是被猫吃掉喽)

(213) 我唔要呃 ie¹¹。(我不要了嘛)

连城方言带“呃”的语段可以作为话题语，出现在话题语标记“时”前，例如：

(214) 食<煮>正呃时唔就去供猪 a³。(饭做得了呢就去喂猪)

(215) 面洗净呃时渠唔又入间去梳头 a³。(脸洗干净了呢他又进房间梳头去了)

“VP 呃”的否定形式是“唔曾 VP”，例如：

(216) 落雨呃 → 唔曾落雨。

(217) 食了呃 → 唔曾食了。

“VP 呃”的疑问形式有如下四种：①“曾 VP a³？”；②“VP 唔曾？”；③“曾唔曾 VP？”，可合音为“曾³⁵曾 V P？”；④“VP 曾³⁵曾？”，可脱落为“VP 曾³⁵？”。例如：

(218) 鸟子曾飞走 a³？(小鸟飞走了吗)

(219) 鸟子飞走唔曾？(小鸟飞走了没有，220-223 同)

(220) 鸟子曾唔曾飞走？

(221) 鸟子曾³⁵曾飞走？

(222) 鸟子飞走曾³⁵曾？

(223) 鸟子飞走曾³⁵？

根据前文所述，“呃”可以跟以下体标记在句子中共现：

撒(例 41-48)

得(例 61, 62)

紧(例 129)

起来(例 167, 169, 172-174)

落去(例 180)

“呃”也可以跟表示存在的“倒”共现(例 82, 83)。除此之外,“呃”还可跟持续体标记“稳定”(例 224-226)以及反复貌标记“过”(例 252, 253)在句子中共现,也可以出现在具有体意义的单音节动词的嵌音重叠式后头(例 227)。

(224) 门开稳定呃。(门开着了)

(225) 凳子渠得坐稳定呃。(小凳子坐着了)

(226) 猪肉得街路上卖稳定呃。(猪肉已经在街上卖着了)

(227) 渠也日日爬起得街路上游^{e³⁵}游呃。(他也每天在街上转悠了)

7.2 e³ 的意义和用法跟“呃”差不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可以互换的,如例 188-191, 193-201 中的“呃”都可以换用为 e³ 而意思保持不变。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① e³ 后不能出现语气词,如例 192, 211-213 中的“呃”不能换作 e³;② 带 e³ 的语段不能用作话题语,出现在话题标记“时”前,如例 214, 215 中的“呃”不能换作 e³。实际上, e³ 是未然体“呃”和语气词 ie¹¹ 的合音形式,因此凡是能出现“呃 ie¹¹”的地方都能用 e³, 否则就不行。

8 貌

8.1 短时

短时貌指北京话动词重叠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连城方言用“动词 + 一下 [i³⁵ hu¹¹] / 一刻 [i³⁵ khai³⁵]”表示短时。其中“一下”也兼表尝试(见下文 8.2), 而“一刻”则纯粹表示短时。不过,无论“一下”还是“一刻”,表示短时都只是它们的词汇意义,它们并不是体标记。例如:

(228) 翻一下就搭回去。(翻一下就[把盖儿]盖回去)

(229) 我出外底行动一下就转来。(我到外头走走就回来)

(230) 尔坐一刻， 我人去换一下衫裤。(83)

(231) 一色歇一刻再做。(82)

(232) 入屋底坐一刻。(进屋里坐坐)

“V 一下”表短时时一般是用作连谓结构的前项，多用副词“就”连接。

8.2 尝试

尝试貌在北京话里也是用动词的重叠式表示的。连城方言用“V + 一下”表示。例如：

(233) 我来尝一下这碗菜

(234) 尔来食一下这罐酒

为了强调尝试貌，还可以在“V 一下”的后面再添上一个表示尝试的貌标记“<看>”。例如：

(235) 我举一下<看>(我举举看)

(236) 我来开一下<看>(我来开开看)

(237) 有滴物好办法， 我<想>一下<看>。(85)

(238) 尔<猜>一下<看>， 这系是物。(86)

8.3 反复

连城方言和北京话的“过”都可以表示经历体(前文4)。连城方言的“过”还可以兼表“重行貌”，即表示重新进行某一动作行为。我们把重行貌看作是反复貌的一类。例如：

(239) 换过一只。(另换一只)

(240) 我<给>你捏过一个。(我给你重拿一个)

(241) 这盘唔算， 来过。(这局不算， 重来)

(242) 我手表跌撇呢， 想买过一个新个。(94)

重行貌“过”的否定式是在动词前面加否定词“懒”(不)，“唔要”(不要)，“唔<须>”(无须)，“唔敢”

(别, 不敢), 或“唔曾”(没有)。例如:
(243) 懒/唔要/唔<须>/唔敢/唔曾/换过。(不/不要/无须/别/没有另换)

重行貌“过”的疑问形式也有多种: ①“V 过 hia³⁵?”
(重 V 是吗) ②“V 过 ha?⁵?”(重 V 吧) ③“要唔要 V
过?”(可合音为“要³⁵要 V 过”:要不要重新 V) ④“敢唔敢
V 过?”(可合音为“敢³⁵敢 V 过”) ⑤“曾 V 过 a³?” ⑥
“V 过唔曾?” ⑦“曾唔曾 V 过?”(可合音为“曾³⁵曾 V
过”) ⑧“V 过曾³⁵曾”(可脱落为“V 过曾^{35}}”。⑤-⑧ 为
同义句式。例如:

(244) 买过 hia³⁵? (重买是吗)

(245) 买过 ha?⁵? (重买吧)

(246) 要唔要买过 = 要³⁵要买过? (要不要重买)

(247) 敢唔敢买过 = 敢³⁵敢买过? (能不能重买)

(248) 曾买过 a³? (重买了么)

(249) 买过唔曾? (重买了没有, 250, 251 同)

(250) 曾唔曾买过 = 曾³⁵曾买过

(251) 买过曾³⁵曾 = 买过曾^{35}}

重行貌标记“过”可以跟已然体标记共现。例如:

(252) 换过呢。(已经另换了)

(253) 着过一件呢。(已经另穿一件了)

9 余论

9.1 连城方言还有两个与体貌有关的语法现象值得注意, 9.1
和 9.2 分别介绍。

连城方言跟北京话“就”相当的副词有“紧”[kien⁵¹] 和
“就”[tshiu¹¹] 两个。这两个副词的词汇意义相同, 但所含
的语法意义不同: “紧”用于已然的情况; “就”用于未然的或

规律性的情况(未然也包括虚拟语气在内, 如例 263)。前者可称之为已然体副词, 后者可称之为未然体副词。例如:

(254) a 食了饭就去。(吃完饭就去)

b 食了饭紧去呢。(吃完饭就去了)

(255) a 一到就喊尔。(一到就叫你)

b 一到喊紧尔呢。(一到就叫你了[是你自己没听见])

(256) a 一滚就<舀>起来。([水]一开就舀起来)

b 一滚紧<舀>起来呢。([水]一开就舀起来了)

(257) a 一食番薯胃就疾。(一吃白薯胃就疼)

b 一食番薯胃紧疾呢。(一吃白薯胃就疼了)

用已然体副词“紧”的句子句尾都有已然体标记“呢”或 e^3 才能成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断定已然的意义是由已然体标记带来的。含已然体副词“紧”的句段用作连谓结构的前项、复句中的分句, 或者动词所带的宾语含有数量词时, 不能出现或可以不出现已然体标记“呢”或 e^3 , 但仍表示已然的事件。例如:

(258) 食一走了饭紧去都还迟到。(一吃完饭就去了, 还是迟到了)

(259) 写一走正紧送去 e^3 , 系³⁵ 墨汁都还唔燥 a^3 ? (一写好就送去了, 所以墨汁都还没干)

(260) 一出门紧撞到一个熟人。(一出门就碰到了一个人)

(261) 一钓紧钓倒一行大鲤鱼。(一钓就钓着了一条大鲤鱼)

正因为“紧”和“就”所含的语法意义不同, 所以它们经常出现相反的语境里头。例如:

(262) a 一下课就去还买得倒。(一下课就去还买得上)

b 一下课紧去都唔曾买倒。(一下课就去了也没买上)

(263) a 当时就送医院一般时敢还有救。(当时就送医院的话或许还能抢救过来)

b 当时紧送医院都无救呢。(当时就送医院了也没抢救过来)

用未然体副词“就”的句子，句尾也可以出现已然体标记，如例 254-257 的 a 句都可在句尾加上“呢”或 e³，这时跟 b 句同义，但这种句子很少听到，在多数本地人的语感中也不怎么顺耳，应当是受普通话影响而产生的句式。

9.2 连城方言的已然体标记是“呢”（前文 7），连城方言还有一个与它相对立的未然体标记“来”[liu⁵⁵]。它们在相同的语境中出现时的对立是很严格的。

已然体标记不限于用在述补结构之后，未然体标记“来”只能用在述补结构之后。连城方言的补语可以分为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和状态补语四类。已然体标记在四类述补结构之后均可出现，未然体标记则不能在表可能和普通的表趋向的述补结构之后出现，因此未然体标记的分布范围要大大小于已然体标记。但在两者均能出现的语境里，它们是严格对立的。由于未然体标记“来”的用法很复杂，拟专文论述。下面只举几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未然体标记“来”的意义和用法。先看例子。

(264) a *碗洗净。

b 碗洗净呢。(碗洗干净了)

c 碗洗净来。(把碗洗干净喽)

(265) a *水暖烧。

b 水暖烧呢。(水烧热了)

c 水暖烧来。(把水烧热喽)

(266) a *面颊搽红。

b 面颊搽红呢。(脸抹红了)

c 面颊搽红来。(把脸抹红喽)

a 不成句；b 陈述一个已然的事件；c 都是祈使句，不管

动作是否已经正在进行，就“VC”整个事件来说都还是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来”并不只限于出现在祈使句中，它也可以出现在表示安排或打算的句子里，例如：

(267) 我水暖烧(来)了再去。(我把水烧热后再去)

(268) 我桌拭净(来)了再扫地下。(我把桌子擦干净后再扫地)

(269) 你等我一刻，我先猪供了来。(你等我一会儿，我先把猪喂完了)

(270) 唔管渠三七二十一，饭先食饱来再讲。(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吃饱了饭再说)

例 270 可以是一种劝诱，也可以是说话人对自己的一种安排。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把“来”看作祈使标记是不合适的。这个“来”字我们认为也是一个体标记，可以暂称为未然体标记。

10 体形式表

上文对连城方言的各个“体”范畴作了详细的描写，下面用表列出连城方言所用的全部体标记或相当于体标记的表达形式。

动词性结构 + 了	完成	① 只能做连谓结构前项； ② “动词 + 了”为述补结构，其中“了”为动词。
动词 + 撇	完成	必须带宾语，宾语为表示处所的名词或名量结构和动量结构。
形容词 + 撇	完成	
得 + 动词性成分	进行	
正是得 + 动词性成分	进行	

动词 + 倒	存在	隐含有持续的意义。 后面必须有存现宾语。
动词 + 稳定	持续	
紧 + 动词性成分	持续	
单音动词嵌音重叠	持续	
单音动词三叠或四叠	持续	只能作连谓结构前项。
动词 + 过	经历	
	重行	
形容词 + 过	经历	
动词 + 起来	起始	
形容词 + 起来	起始	
动词 + 落去	继续	
形容词 + 落去	继续	
陈述性成分 + 呃	已然	
陈述性成分 + e ³	已然	e ³ 为“呃”和 ie ¹¹ 的合音。
动词 + 一下	短时	
动词 + 一刻	短时	
动词 + 一下 (<看>)	尝试	
述补结构 + 来	未然	

参考文献

- 戴耀晶(1990):《论现代汉语的体》,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郭 锐(1991):《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范 晓(1988):《吴语“V-脱”中的“脱”》, 收于《吴语论

- 丛》，上海教育出版社。
- 石毓智(1992):《论现代汉语的“体”范畴》，《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吴振国(1993):《现代汉语“着”的时体特征》，《语言学通讯》第1-2期。
-
- 项梦冰(1989):《连城(新泉)相当于北京话“的”字的语法成分》，《方言》第1期。
- 项梦冰(1990):《连城(新泉)话的反复问句》，《方言》第2期。
- 项梦冰(1991):《连城(新泉)话语法三题》，《语言研究》第2期。
- 项梦冰(1992):《连城(新泉)方言的人称代词》，《方言》第3期。
- 项梦冰(1992):《连城(新泉)方言的指示代词》，《方言》第4期。
- 项梦冰(1993):《连城(新泉)方言的疑问代词》，《方言》第3期。
- 张振兴(1985):《闽语的分区》，《方言》第3期。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